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

宋 周應合 撰

城闕志二

古宮殿

吳太初宮建康實錄吳大帝遷都建鄴徙武昌宮室材瓦繕太初宮即長沙王孫策故府也赤烏十年作十一年宮成周迴五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正中曰公車門次東曰昇賢門更東曰左掖門次西曰明陽門

更西曰右掖門東面正中曰蒼龍門西面正中曰白虎門北面正中曰玄武門北直對臺城西掖門前路東即古御街又起臨海等殿晉元帝渡江因吳舊都即太初宮為府舍及即位稱為建康宮

考證江表傳載權詔曰建康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小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木治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

未已所在多賦損農武昌材自可用也 左太冲吳  
都賦曰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  
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  
赤烏之曄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擴連閣相  
經闔闡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碕雕鏤鏤  
綵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  
未足以少寧注云神龍臨海赤烏皆吳大帝所作建  
業太初宮殿名也彎碕臨碕宮門名也 晉史石冰

之亂太初宮盡焚陳敏平石冰因太初故基創造府  
舍元帝所居即敏所造帝領江左十年始即位常在  
舊府明帝亦不改作至成帝始繕苑城詳見晉建康  
宮下

吳昭明宮始謂之新宮周五百丈與太初宮相望榜曰  
昭明後主移居之晉避諱改曰顯明宮 舊志

考證吳志後主甘露二年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  
制度尤廣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攘諸

營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制以奇石  
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宮內巡遊堂殿窮極伎  
巧功費萬倍

吳南宮吳太子宫在南大帝赤烏二年適南宮宋置欣  
絲宮於其地今在舊江寧縣北二里半

晉建康宮亦名新宮

非吳新宮

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

曰建康宮亦名顯陽宮在法寶寺之南今在府北五里  
舊志

考證實錄云新宮即臺城也在江寧縣北五里周八里有牆兩重晉成帝時蘇峻作亂盡焚臺城宮室溫嶠以下咸議遷都唯王導固爭不許咸和六年使卞彬營治七年新宮成開五門南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十二月帝遷居之明年正月朝萬國於新宮孝武太元三年謝安以宮室朽壞啓作新宮仰模元象合體辰極王彪之曰中興即位東府誠為儉陋元明二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不蔽寒

暑是以更營修築殆合奢儉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  
強寇未殄不可大興力役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  
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固國家朝政惟允豈以  
修屋為能耶 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  
除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新宮子來之  
歌不日而成新宮內外殿宇大小凡三千五百間

晉永安宮即吳東宮在臺城東南

舊志

考證輿地志吳東宮在城之南晉初東宮在城之西



南其後移於宮城之東南宋齊梁陳又在宮城之東北  
宮苑記永安宮在臺城東華門外孝武太元二  
十一年新作東宮本東海王第安帝立以何皇后居  
之桓玄拆其材木移入西宮以其地為習射宮至宋  
元嘉十五年築為東宮陳太建九年移皇太子居之  
宋親蠶宮在上元縣鍾山鄉闍婆寺前紗市中舊志

考證南史宋大明三年立皇后蠶宮於西郊四年三  
月庚申皇后親蠶西郊輿地志孝武初立為苑後

為西蠶所 隋志江左至宋大明始於臺城西白石  
壘為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其禮皆循  
晉氏 蔡宗旦金陵賦注親桑蠶室側有蠶觀今北  
莊前平地是其處

齊世子宮在石頭城

舊志

考證南史齊武帝為世子日以石頭城為宮

梁金華宮在青溪東去臺三里

舊志

考證輿地志梁大同中所築昭明太子蔡妃所居

陸襄傳云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為中散大夫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

陳安德宮案宮苑記在宣陽門外直西即都城西南角外陳宣帝為文皇后所築隋平陳移江寧縣於此明年罷之有古池存人呼為安德宮池

今池猶存在  
精銳軍寨內

青溪宮在城東二里

舊志

考證南史齊武帝元嘉二十七年生於建康之青溪

宮後為芳林苑

未央宮長樂宮建章宮長楊宮南史宋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東府城為未央宮以石頭城為長樂宮以北邸為建章宮南第為長楊宮東府城在古青溪橋東

梧園宮在句容縣吳王別館有梧楸成林今不詳其所  
舊志

考證任昉述異記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

南唐宮即皇朝舊府治中興修為行宮

詳見留都錄

考證五代史清泰元年吳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於私第虛舍以待吳王吳王詔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天福二年徐知誥建太廟社稷名城曰宮城廳堂曰殿南唐書云先王建號即金陵府為宮惟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江南野錄云初臺殿閣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還則復用至是遂除通鑑長編曰慶曆八年正月壬午

江寧府火初李璟在江南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擬  
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既而火知府事李宥懼  
有變闔門不救延燒幾盡惟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  
也

吳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

舊志

考證吳時赤烏見遂起殿名赤烏 吳都賦云飾赤  
烏之曄曄注云太初宮殿名也 記室新書云殿閉  
赤烏空留往事

吳神龍殿太初宮有神龍殿去縣三里 舊志

考證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注云神龍乃太初宮

中殿名

太極殿建康宮內正殿也晉初造以十二間象十二月  
至梁武帝改製十三間象閏焉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  
十丈內外並以錦石為砌次東有太極東堂七間次西  
有太極西堂七間亦以錦石為砌更有東西二上閣在  
堂殿之間方庭濶六十畝 舊志

考證山謙之丹陽記曰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  
前殿今稱太極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 案史  
記秦始皇改命宮為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為太極  
蓋采其義晉成帝咸康中庾闡議改太為泰謬矣  
徐廣晉記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改作  
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七月而  
成 謝安作新宮造太極殿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  
石頭城下因取為梁殿乃成畫梅花於其上以表嘉



瑞 實錄云太元中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王獻之題榜而難言之因說魏韋仲將懸虛橙書淩雲臺額以諷之揣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安遂不之逼 晉中興書云孝武造太極殿郭璞卜筮云二百一十年此殿為奴所壞後梁武毀之捨身為奴 文昌雜錄云東晉太極殿東西閣天子間以聽政閣之名起於此 宮苑記又云太極殿前東西有二大鐘宋武帝

平洛所獲並漢魏舊器殿前有相風烏 南史張永  
曉音律太極殿前鐘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  
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陳高祖永  
定二年新作太極殿欠一柱忽有樟木大十圍長四  
丈五尺自流泊劉家後渚監車郢子慶以聞詔以造  
殿 陳史沈衆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常服布袍  
芒履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餅以噉 徐陵太極殿銘  
云千櫨赫奕萬拱稜嶒 沈炯太極殿銘云周曰路

寢漢稱前殿名號雖殊其實一也 國朝張洎撰定  
新儀奏曰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也在周為內朝在  
漢為宣室在唐曰上閣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  
極殿有東西閣唐制紫宸上閣法此制也

晉清暑殿在臺城內晉孝武帝造殿前重樓複道通華  
林園與塏奇麗天下無比雖暑月常有清風故以為名  
舊志

考證晉書太元二十一年正月起清暑殿於華林園

何尚之華林園清暑殿賦云却倚危石前臨濬谷  
涌泉灌於階祀遠風生於楹曲 孝武華林園清暑  
殿賦云密盼林梁側眺池籩又云轉流環堂浮清浹  
室闢西櫺而鑒斜月高東軒而望初日 宋書晉太  
元中立內殿名清暑少時而崩時人曰清暑反言楚  
聲也果有哀楚之聲識云代晉者楚其在茲乎及桓  
玄篡逆自號曰楚

宋嘉禾殿宋孝武大明五年清暑殿西甍鵲瓦中生嘉

禾一株五莖改清暑為嘉禾殿

舊志

宋含章殿宋孝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他女竒其異競效之今梅花粧是也

舊志

宋玉燭殿宋孝武帝所造在宮中

舊志

考證孝武壞武帝所居治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從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表

顓稱武帝儉素之德帝不答獨言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案南史晉諸帝多處內房朝晏所臨東西二堂而孝武末年清暑方建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被絺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鑿綺節珠窻網戶

宋紫極殿宋明帝所作珠簾綺柱江左所未有

舊志

考證齊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王儉褚淵王僧虔

連名表諫手詔酬納

齊昭陽殿齊有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

舊志

考證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  
嬪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莊殿宮內御所居  
壽昌盡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  
鐘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游幸諸苑囿載宮人從  
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  
宮人聞鐘聲悉起粧束自後此鐘惟應三鼓及五鼓

也 武帝永明十一年詔曰內殿鳳華壽昌靈曜三  
處此吾所改制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  
容太陋謂此為奢儉之中慎勿壞去 梁陶宏景詩  
云夷甫任散誕平子坐談空豈悟昭陽殿化作單于  
宮時天下之士尚西晉之俗競談玄理故宏景云爾  
及侯景傾陷篡位果在昭陽殿 景陽基猶存在精  
銳中軍寨內

齊芳樂殿在臺城內 舊志



考證齊史云東昏侯大起芳樂玉壽諸殿以麝香塗  
壁刻畫粧飾窮極綺麗後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  
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民間金寶價  
皆數倍建康酒租皆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花  
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

齊靈和殿在臺城內

舊志

考證齊武帝時益州刺史劉浚獻蜀柳帝命植於靈  
和殿下三年柳成枝條柔弱狀如絲縷帝與公卿宴

賞歎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梁重雲殿梁武帝造在華林園

舊志

考證隋志云殿前置銅渾儀是偽劉曜光初六年南陽孔挺所造何承天以為張衡所造 陳書云高祖三年戊辰重雲殿東鵠吻有紫煙出屬天

梁五明殿在臺城內

舊志

考證梁大通中皇帝謙恭待士時忽有四人來貌可七十鵜衣躡履入丹陽郡建康里行已經年無人知

者帝召入儀賢堂給湯沐解御服衣之合朝無識之者惟昭明太子識之四人喜揖昭明如其舊交目為四公子帝移四公子入五明殿更重之後大同末魏使崔敏來聘敏博瞻儒釋知天文醫術帝選十人於此殿推論三教百家六籍五運九十餘日崔敏忘精喪神傷心嘔血歸未及境而卒

披香殿在臺城內後宮

舊志

考證庾子山詩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

蓋指此也

林光殿在縣東北十里潮溝村覆舟山前晉為藥園

光嚴殿在縣東北六里景陽山東嶺南

考證梁於臺城中立層城觀歷代修理更起重閣上  
名重雲殿下名光嚴殿

鳳光殿在縣東北七里一百步舊臺城內

光華殿在臺城梁武帝大通中施與草堂寺取珠貨直  
百萬以其地起重閣七間

寶雲殿在臺城梁武帝以施佛事

惠輪殿亦供養佛事宋於臺城立正福清曜等殿又臺城溫德門內有永正溫文文思壽安等殿又陳永定中於臺城起昭德嘉德壽安乾明有覺等殿又臺城溫德門內起三善長春勝辯等殿又有嘉禾崇政承香柏梁延昌神僊永壽七賢璿明延務龍光至敬璇璣光昭大政柏香諸殿

自林光殿以下皆建康宮闕簿所載

陳求賢殿在臺城內後主皇后沈氏居之后字務華沈

君理之女端情好學孔貴嬪有盛寵沈氏並無怨妬之色衣無綺繡長尋佛經名畫典籍詩賦而已陳亡隨後主西遷後主薨后自作哀冊文其辭甚酸楚朝賢痛之六朝宮殿具志於前規模制度固不盡同其興也以撲其衰也以侈則未嘗不同也鑒之哉

### 樓閣

景陽樓今法寶寺西南精銳中軍寨內遺址尚存里俗稱為景陽臺

考證輿地志宋元嘉二十二年修廣華林園築景陽

山始造景陽樓 孝武大明元年紫雲出景陽樓狀

如煙迴薄久之詔改為慶雲樓

宮苑記云  
景雲樓

齊武帝

時置鐘景陽樓上應宮中宮人聞鐘聲並起粧飾

青漆樓在上元縣北五里臺城內

考證齊書云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時人謂之青漆

樓東昏侯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朝日夕月二樓在華林園內

考證梁武帝所起階道遶樓九轉 宮苑記云景陽  
山次東嶺起通天觀觀前又起重樓上重曰重雲殿  
下重曰光嚴殿殿前當階起二樓左曰朝日樓右曰  
夕月樓巧麗無匹

入漢樓在石頭城

考證實錄晉義熙八年於石頭城南起高樓加累入  
於雲霄連堞帶於積水名曰入漢樓

觀稼樓在城東二十五里梁武帝造



望遠樓在江寧縣西南八里

考證輿地志云新亭壘上有望遠樓宋元嘉中改名臨澹觀今名勞勞亭是也

落星樓在上元縣東北臨沂縣前

考證吳大帝時山置三層樓樓高故為此名 吳都賦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是也今石步相去一里半有落星墩里俗相傳即當時建樓處今去城四十里烽火樓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吳時舉烽火處也

考證宋元嘉中魏太武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始議北  
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文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  
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貽大夫之憂在予  
過矣又齊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 蘇峻之亂  
陶侃溫嶠入討舟師直指石頭峻登烽火樓望見士  
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詳見  
烽火

李白酒樓在城西

考證李白翫月城西孫楚酒樓達曉歌吹日晚乘醉  
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  
崔四侍御 白有詩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又金  
陵西樓月下吟云金陵夜寂南風發獨上高樓望吳  
越又猛虎行云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  
此樓又在溧陽縣 陳軒金陵集載楊文公億憶江  
南詩云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徧酒樓  
冶城樓在天慶觀西偏吳冶城舊基卞將軍墓側

考證晉謝安王羲之同登冶城樓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蘇峻之亂卞壺巷戰而死二子亦死皆葬冶

城 嘉定四年黃公度重建樓於忠孝堂上詳見冶

城及卞壺墓

任希夷詩翠輿西駐石頭城隻手扶危義奪情富貴浮雲俱散滅死生大節獨

分明衣冠埋玉千年恨簡冊流香萬古聲莫笑元規能誤晉誤元規者是虛名 又詩脩然獨上冶城樓

樓外江山只舊遊謝傳不生支遁在懶能騎馬過西州 黃度詩果然當國擅功名著履閒來上冶城久

欲乘風還海道江山佳處尚關情又春秋將絕書劉子漢史雖終述武侯舊國不知遺烈在我來偶作冶

城樓 曾極詩梟梟疎林集晚鴉鐘山雲氣入簷牙何人乘月吹長笛夜看雲陵百萬家 劉克莊詩斷

鐵遺鏑不可求西風占竟滿原頭孫劉數子如春夢  
王謝千年有舊遊高塔不知何代作暮筇似說昔人  
愁神州只在闌干北度度來時怕上樓劉元高詩  
俯仰明知盡可悲西風還此立多時偶然喚醒東山  
客便有淮  
肥一局碁

百尺樓南唐宮中有百尺樓綺霞閣

考證類說云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羣臣觀之衆皆  
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恨不  
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於舒州

忠勤樓在府治錦繡堂淳祐十年吳大資淵建宸翰賜

今名詳見錦繡堂

鍾山樓在府治東北鎮青堂吳大資淵重建樓北正對

鍾山故名

闕

錯碧流堂下水灣灣紅綻欄邊葵灼灼面對

皇居帝闕開平分佳氣何雄哉時時羣飲神仙輩一片笙歌天外來金陵陪都景佳麗邊陲帖息無他事運籌奇佐蘇黃賢行樂傳盃朝暮醉何如改作籌邊樓寬君北顧分君憂何如改作太平樓樂民西成銷民愁風光平遠簾高捲月臺掩映君王殿倚空獵獵翠幙飛清爽自無塵一點青惜遙遙何處峯登臨凝盼景無窮祇應詩句能模寫不信人間有畫工水橋曲曲危華表密葉深深蔭芳沼半垂舍籜竹蕭疎合抱護堦草橫遶何如改作戲彩堂祝君之母壽無疆何如改作清白堂願君之子學餘芳澤潤生民多恩

德嘯却殘寇不戰力也應銘石紀勲勞請面鍾山閣  
前立松洲閣題鍾山樓詞麥塲桑隴道都是

六代宮城遺跡夢裏江山經幾覺還似堠旁征驛燕  
去燕來花開花謝那箇成端的人煙牢落晚風何處

羌笛堪嘆揮淚新亭籌興亡莫補萬分之一到我  
憑闌休更向酒畔是今非昔擊楫誓清聞難起舞畢

竟英雄得傷心殘  
照塔尖遙露秋碧

東南佳麗樓在銀行街舊為賞心樓基樓久廢景定元

年馬大使光祖建規模宏壯增倍舊樓改立今名李衢  
記畧

云資政殿大學士裕齋先生馬公再鎮金陵之明年  
被旨兼董西餉公對馭休命布宣上恩獎梳蠹剔害  
除利興不嚴而治不令而行於時邊氛掃蕩江淮肅  
清雨暘時若百穀用成貌貅均挾纊之溫鴻鴈同春

臺之登公於是憑高懷古慨然謂客曰自六飛駐蹕  
東南茲地實為陪京三國之英雄雖遠六朝之形勢  
猶存顧未能選奇占勝以發山川之美非闕歟餉臺  
故有賞心樓適據一郡之中壤地褊小屋老弗支公  
命撤而新之培高闢廣度材鳩工因作傑閣三層而  
名之曰東南佳麗經始於仲秋落成於孟冬不三月  
而大備巨棟橫空重簷揮雲於市廛闌閤之中而覩  
此突兀傑特之勝過其下者皆翹首企足竊竊焉如  
隔弱水而望蓬萊登其上者皆洞心駭目飄飄焉欲  
餐沆瀣而拍洪崖云云北望中原一目萬里得無興  
禾黍高低之嘆者乎俯視長江一碧萬頃得無懷擊  
揖誓清之志者乎云云衢被命將指西淮道由建業  
謁公於玉麟堂因獲一登斯樓以快賞心目公不鄙  
其固陋俾為文以記顛末云云斯役也縻指五十萬  
米一千五百斛皆有奇職其事者公之客朱君幼學  
趙君與鑒吳君疇是歲景定改元仲冬既望門生朝



請郎直寶章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淮南西路常平義倉茶鹽公事李衡記 朱幼學上梁文金陵帝王州有錦繡兩坊之勝朱樓霄漢道現綺羅萬井之間高百尺而摘星辰虛四簷而納風月神仙地位城郭畫圖竊惟青天白鷺擅山水之奇紫蓋黃旗應東南之運六朝盛事千古流風金湯會府之崇嚴景物陪都之佳麗英雄萃聚騷墨淋漓或指鳳臺而詠秋空萬丈之詩或望赤壁而賦雪浪千堆之句石城鍾阜烏巷雨華方輿皆可覽之秀竒眼力有無窮之疆界欲其適興必也憑高雖十二勾一半簾如挿在青冥之表然千門燈九街月宜莫如闌開之中舊有層欄惜居委巷板檻腐爛而半成毀折地步狹隘而不足改為誰驅花下之車來曳雲端之履我大制使撫使判府留守總領大資相公萬間厦廣方寸地存官鼎鼐無樓臺處身甚約已分事即宇宙用世尤厓顙以書殿之尊兼領餉臺之職天下之重其自任

公家之事無不為興念是邦實重閫駐兵之地可無  
絕景為籌邊料敵之謀乃求要區乃求巨木靈鼇駕  
海氣橫牛斗之秋翹鳳飛空天立翠微之壁朱闌縹  
緲綵霧飛凌棟梁撐住於乾坤窻牖照臨於世界衣  
冠碧落盃酌銀潢合三軍萬姓以同懽與諸道九流  
而共賞翠眉環坐醉扶花影之闌干十指彈絲香透  
春風之帷幙於是樂甚豈不快哉相國之政如飲醇  
所以見經綸之妙醉翁之意不在酒聊舒展拓之懷  
欲舉修梁敬陳鄙韻拋梁東仙盤出海駕金龍遙望  
咸池金湧躍滿天瑞彩照簾櫳拋梁南明堂八柱與  
天參若把長干來比並長干應作小闌干拋梁西樓  
閣三層天下希賞心白鷺相輝映淥水中間棟宇飛  
拋梁北鍾山倚坐如盤石松柏庭前老更恭虬枝直幹  
三千尺拋梁上絃管半天分隊伍樓高得似政聲高  
四海蒼生齊仰望拋梁下御前車馬紛如也銀髮貂  
蟬臉暈紅宣麻道是相司馬伏願上梁之後玉垣天

聳金鑰地嚴滿不溢高不危著工夫於柱石閱其中  
肆其外公指視於道塗朝廷好而門館無私風雲會  
而君臣際遇庶社稷等山河之  
長久而勲名與樓閣以爭榮

伏龜樓在府城上東南隅景定元年馬大使光祖增創

硬樓八十八間

楊萬里詩周遭故國是山園對景方知此句奇偶上伏龜樓上望一環碧玉缺

城西閣

菰蒲深處拓重城城上立樓龜喚名應卜南唐不多歲何妨俯首納天兵

層樓在府城右南廂中界花行街樓跨街東西樂府有  
獨自上層樓之句即此是也

南樓在府城右南廂中界寬征坊與舊佳麗樓相對

舊佳麗樓在舊米市西曹家巷口

安遠樓在府城右北廂太平橋西南

有年樓在推貨務巷口總領吳潛建並書扁

豐裕樓在南門外西街

和熙樓在府城右北廂太平橋西南

嘉會樓在府城右南廂北界大木頭街

嘉瑞樓在鎮淮橋北本名鎮淮樓寶祐六年燬重建樓

改今名

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陳後主至德二年起

考證宮苑記在華林園天泉池東光昭殿前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牕牖戶壁欄檻之類皆以沈檀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設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使女學士與狎客賦詩采其尤艷麗者以為詞被以新聲其曲有

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麗華聰慧有神采嘗於閣上

靚粧臨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 陳軒金陵集載

王渙惆悵吟云陳宮興廢事難期三閣空餘綠草基

劉禹錫詩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  
盛却成愁又珠箔曲瓊鉤子細見揚州北兵那得渡  
浪語聲悠悠又沈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回首絳幃  
下已見黍離離又三人出胥井一身登檻車朱門謾  
臨水不得見鱸魚

昇元閣舊在昇元寺即瓦棺寺也在城西南隅

考證京師寺記瓦棺寺有瓦棺閣乃梁朝所建高二

百四十尺 李白橫江詞云人言橫江好我道橫江  
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 龔穎運歷  
圖云開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  
正 偽吳順義中改寺為吳興寺閣為吳興閣南唐  
昇元初改寺為昇元寺閣為昇元閣 江南野史唐  
仁傑為溧陽主簿羣公休沐宴昇元閣仁傑即席和  
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常占半城陰之句  
座客皆驚 南唐書云昇元閣因山為基高可十丈

平旦閣影半江 開寶中王師收復士大夫暨豪民  
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追數千人越兵舉  
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 今崇勝戒壇院近昇

元閣故基建廬舍那佛閣亦高七丈里俗猶呼為昇

元閣

李白詩晨登瓦棺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  
淮水入南榮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雨廊振

法鼓四角吹風箏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  
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闔  
闔字樓識鳳凰名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拱傾靈光何  
足貴長此鎮吳京 羅隱詩下盤雲跡上雲浮偶逐  
僧行步步愁暫憇已知須用意漸來爭忍不迴頭煙  
鍾樹老重江晚林鐸風輕四境秋懶指臺城更東望



鵲飛龍鬬盡荒丘 李丞相詩登高始覺太虛寬白  
雪須知唱和難雲度瑣窻金榜濕月籠珠箔水晶寒  
九天星宿簾前見六代城池直下觀惟有上層人未  
到金烏展翅翅拂闌干 曾極題昇元閣鐸石柱摩挲  
石柱薜痕斑斑七國如鴻去不還無復切雲三百尺祇  
傳風鐸在人間 劉過詩脚力倦矣盡少休侵晨更  
上昇元遊眼中已不見二百四十尺之高樓但見炊  
煙萬竈宿貌貅上有啼鴉噪鵲如泣訴下有老樹根  
據枝相糾想其結締初匠石巧與造物侔楠棖枅拱  
不知幾大木一木牽挽回萬牛山川退聽左右受約  
束日月烏兔早暮東西流阿房之旗矗立矮如戟臨  
春結綺望仙三閣俱下頭太行孟門培塿而已矣蹄  
涔洞庭芥為舟拄撐霄漢彈壓大千界下歷梁唐晉  
漢周一朝世故有反覆禍結祝融回祿與鬱攸灰飛  
障天煙焰熾一火二月爛不收遂使觚稜花草莽丹  
雘成墟丘吾聞至人侈儉初何心有茅一把蓋頭便

可留何必窮極土木事妖怪脗削赤子膏血歛以裛  
是故子劉子不仙不佛亦不侯視鸞臺鳳閣為蓬廬  
百萬賀宅亦夢幻泡影漚江西豈無家白沙翠竹泉  
石幽茅簷曝日搔背痒籬缺牆破手葺修爭如以天  
地為室廬日月行住坐卧得自由不為朱門走不作  
白屋羞有時千里騎鯨遊汗漫有時蛤蜊踞食龜殼  
秋彼昇元閣者亟成而復壞腸亦不能為之斷心亦  
不能為之憂造物何足云此身自贅疣譽堯毀桀未  
必公是非丘跖兩害蟻與螻日斜請公  
急下山我有斗酒歸去來今相與勸醕

青溪閣在府治東北青溪上本梁江總故宅至國朝為  
段約之宅有亭曰割青取荆公詩割我鍾山一半青之  
句乾道五年秋因移放生池於青溪之曲即割青故基

建閣焉

張椿記云天下山川勝處古今相承往往隨人廢興得其人者雖雲煙草木皆有憑恃德名高

自標致亘萬古而不可泯沒之也如其不然亦復憔悴悽愴風悲雨暝過者為之黯然而山川因人而興者亦不多有孟城北垞本宋延清之別業香山履道之坊蓋楊虛受之故宅王白二公乃發其名而傳後世使其地靈氣英而無人傑以當之亦將碌碌蒙昧不復傳矣金陵古帝都也青谿數曲近在城中晉則為郗僧施之所領覽陳則為江總持之所據依二人者雖號為聲名震耀胃次坵壑一時游從見於歌詠然擘牋賦詩之時君臣狎昵沈酣昏蔽竟不能免艷妃橋上之戮至今使人羞之則青谿殆為江令所汙而不可洗也異時段氏結廬其上王半山詩之而割青之名遂振兵火後走鼪鼯埋荆棘獨取絡於漁師老圃之用鍾山之秀無復映照此溪之上今大帥史公繇甘泉法從宅牧留京政脩戶庭而人自得於一

路十州之外凡地之勝與景之殊者悲表出之六朝  
以來人物事迹搜訪具備覺山川益奇登覽益多而  
聞見益廣至是青溪數曲之地足歷而心營之回柳  
堤之舊築層閣之新忽若飄浮上臨雲氣環城之山  
畢出軒露朝漪夕嵐煙顏雨態盡得於指顧之內公  
聽訟之餘風清月白蘭橈畫舫時往來其間無紅旗  
穿市之勞有延綠混碧之觀龜魚禽鳥攸榮飛躍鳴  
聲上下而自喜得所遇焉是可為青谿賀也一日公  
顧謂客曰夫豈以游樂故而為此哉予之意殆非也  
嘗迹建康志顏平原為昇州日據石擘窠大書奇字  
以紀乾元放生池者蓋自江寧秦淮連太平橋並江  
帶郭皆禁網捕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今青溪之  
地延袤數里蒲蓮葭葦映蔓葱蒨潛深伏奧依戲藻  
荇不知其幾千萬億皆欲使之遂性咸若圍圍洋洋  
游泳恩波以祈兩宮萬年之壽此予之理是溪創層  
閣而以時往來其間者述平原之志舉乾元之實而

效蕃臣之精懇者也客聞而嘆乃酌而請曰以公修  
名雅望特索偃藩深為聖天子器重四方之士知公  
推轂後進桃李滿門願一見公者日有其人而公寓  
意幽討寄興滄洲峴山南樓比迹羊庾又能展拓是  
溪涵濡品類使鳬鷺休哺鷗狎不驚而盡所以鄉慕  
古人尊君愛上之意則是溪之遇寧有既乎谿之遇  
公固得其所公方且以宏遠之募經畧中原勒功彝  
鼎公則有時而去也公去而位愈尊而谿之名愈大  
矣可不記歟椿於公為門下士乃撫其實而書之公  
名正志字志道南徐人乾道己丑中秋日右朝奉郎  
權發遣和州軍州主管學士兼營內勸農營田屯甲  
事偕紫龍舒張椿記徐照詩葉脫林梢處處秋壯  
懷易感更登樓日斜鍾阜煙凝碧霜落秦淮水慢流  
人似仲宣思故國詩如杜老到夔州十年前作金陵  
夢重撫闌干說舊遊劉過詩瓊樹枝新梅藻迸與  
君攜手清溪問舊時狎客歌舞場何似詩人風雪逕

谿邊傑閣高峻嶂左右華屋連飛甍依稀王謝鳴珂  
里髣髴秦箏雲母屏古來繁華各衰歇只有不磨惟  
歲月小船何處載愁來哀怨一聲吹笛裂黃度詩  
江家舊宅枕溪頭誰向溪灣著小樓無奈當年亡國  
恨潮生潮落幾時休

涵虛閣南唐後湖東宮園內見徐鉉集

### 堂館

清心堂在府治設廳後即經武堂舊基紹興十二年葉  
公夢得建

玉麟堂在府治紹興十五年晁公謙之建錢塘吳說書

扁

錦繡堂在府治忠勤樓下淳祐十年吳公淵建皇帝御

書堂名淵自為記

文見二  
十三卷

忠實不欺之堂即府治中堂寶祐五年馬公光祖建皇

帝御書堂名陸景思為記

文見二  
十二卷

靜得堂即府宅後堂寶祐五年馬公光祖建自書扁

鎮青堂在府治東北隅鍾山樓下淳祐十年吳公淵建

第潛書扁

芙蓉堂在安撫司僉廳之後紹興十一年葉公夢得建  
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修

籌勝堂在制置司僉廳之中景定元年馬公光祖建詳見

僉廳記

君子堂在籌勝堂東南臨水景定元年馬公光祖建

清如堂在青溪淶波橋北馬公光祖建取宸奎中一清

如水之語以名之梁椅為記

上改元開慶之二月進京湖制置大使馬公資政殿

學士再鎮秣陵到之日其父老相攜持以慰其鄉鄰其部伍激昂以願致其身嘔喻翔佯如兒奪乳而忽



復襁於其母也。公為一切鎮以寬靜，人用和肅。幕府  
事益省，廼作堂于青溪之泚，扁曰清如。蓋公之在京  
湖也，出私財募善戰士奉命城黃平，人跡不到處，轉  
輸繼屬，秋毫不以累縣官。北去少府，當具橐中裝，公  
悉卻不齎，一錢上聞，親御翰墨以賜，有曰「卿一清如  
水」，公將同民之樂而榮上之賜也。遂取以名堂。歲八  
月，漬成四面，居涵萬象，一鏡向之，荒煙野草重昔賢  
躊躇悽愴之慨者，今使人融怡自得，泳游忘歸焉。梁  
椅適自維揚來，省公公命舟觴椅堂上，酒三行，椅離  
席再拜執爵言曰：「水本清，泥滓之性本清，欲蔽之先  
生無耳。目玩好之娛，無口體甘逸之奉，傳舍其家而  
家國事虛舟其身，而身民隱先生豈有他哉？人汙其  
清，我清其清而已耳。雖然，椅也竊嘗聞之道滿天地  
間，而最可見道者莫如水。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君子  
以自強不息焉。水先萬物而以養萬物，水流而不舍  
是以物生而不窮。先生憂勤王室，俛焉日孳方寸之

天無頃刻不運也故其流行為長江大河潤澤為時  
雨甘露社稷生靈實嘉賴之此則先生之清而聖上  
所為褒表也若止於濯吾纓以潔其身而已矣不幾  
於伯夷之隘乎故曰伯夷之清清而隘裕翁之清清  
而裕公笑曰嘻是吾志也醵子爵遂退而次第其語  
為堂記門生宣教郎前淮東安撫使司參議官梁椅  
撰門生朝奉郎新除宗正寺簿陳淳祖書門生文林  
郎祿州軍事推官兼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章  
應雷篆蓋

思政堂在通判西廳乾道六年潘恕建好谿章謙為記

天下之理不有廢何以興不有毀何以成水之涸也  
適為泓湧澎湃資也木之落也適為條暢碩茂基也  
斯軒之建其殆是歟歲在著雍攝提格夏六月晦西  
伴廳事之旁忽有回祿之灾帥守臨視人皆効力旋

即撲滅而貳車燕處之室已為煨燼於是鳩工聚財  
戒期以鼎新一毫之用悉出公帑不以厲民工興于  
中元節而畢於閱鼓之辰越翼日設觴豆集僚友以  
落成僕實與焉酒酣貳車屬僕為記且謂斯軒舊名  
治中思有以易之僕固辭不獲因念貳車左右郡政  
精力於職今建斯軒端為坐卧思索之地必不專事  
宴樂也聞諸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朝夕而行  
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繼自今貳車處  
游此或為南郭之隱几或為茅容之危坐終夜不寢  
師仲尼之訓坐以待旦以周公為法則郡政庶其盡  
善古所謂同流王化不為虛語矣請以思政名庶來  
者知營建之意云貳車潘其姓恕其名端行其字九  
江人也好  
谿章謙記

籌思堂在轉運司圃內本籌思亭之舊王荊公范忠宣

公皆有詩

王荆公詩昔人何計亦何思許國憂民適此時寓興中國為遠趣託名華榜有新詩數株

碧柳蒼苔地一丈紅蕖渌水池坐聽楚謠知歲美想銜盃酒問花期

范忠宣公詩亭為壽思設公將稱

此名致誠通造化審慮敵權衡境寂居無倦心塵照自明詎同游宴事休戚繫羣生

年鄭公僑年即亭基建堂邊惇德為記

紹興丁卯秋華原鄭公以

浙東倉司移總外計於大江之左行且紛更留司以應辦軍需無擾而濟聞于上爰下綸言俾仍舊服於是軍民官吏歡呼而樂公之留及是年之冬以暇日步於公圃視西北隅得隙地焉欲經度之詢之屬吏咸曰漕臺舊嘗有壽思亭者兵火之後其廢日久獨大丞相王文公范忠宣公所詠二詩刊石尚存公歎曰豈可使前人之迹埋沒而不舉二公之雅什殆為虛設乎乃度餘材成之賦功屬役不擾於民用財不

取於諸邑閭月而就得豐儉之中而少加壯焉易之  
為堂而名仍其舊乃立王范詩碣于堂中匪為觀游  
特以繼前人之志也惇德謂天下之事戒在樂因循  
而憚改作苟臨事例若此視陋不支忽傾不持毛舉  
縷數歲月之間浸浸而廢者不知幾條良可憫笑也  
蓋常人用心每以玩時愒日為事故較論短長將有  
所興作必曰此有利于己乎有利于吾子孫乎力非  
不足勢非不便畏首畏尾將發復已率皆滯常而難  
合惟公之志迺大不然視事雖久一日必葺一如其  
始至於是弊者必新蠹者以飭軍儲充盈民不告病  
故能以餘財餘力求前人之志而成之其用心固自  
不同矣聞之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  
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方吏  
退無事時優游此堂坐而思之若何而可以享上若  
何而可以足食民之利思所以興民之瘼思所以去  
則籌思之設殆非苟然者在我後之人凡到公之堂

能求公之用心而復思公之所為則天下之事何患于骯髒而不振也哉故書此以序事之始末云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三月十一日記左從事郎新充秀州州學教授王誼書石儒林郎新監通州監倉邊惇撰德

忠宣堂在轉運司西廳本雙槐堂之舊真文忠公改建

劉漫堂宰為記

建安真侯將漕江東之明年夷考前人名氏曰惟忠宣范公實獲我心乃為堂

以祠復更命故雙槐堂曰忠宣朝夕游焉以致其思謂大司成表公其文宏雅宜為祠記以光昭忠宣之令德謂漫堂叟劉宰少慙宜述堂之所以名以砥吾私叟不佞竊惟國家倣右部刺史置轉運使江東以地大賦殷委寄特重異時駕四牡而來多巨公有顯跡而忠宣無可書之事後忠宣百五十餘年其間績

用之湮晦何可勝計而忠宣之名與日月懸豈忠宣之所存與真侯之所思固不可蹟尋歟夫好善惡惡人心公理一失其平則是非易位故愛君子必知其善之所不及則君子勉而進于善疾小人必原其惡之所不至則小人不狃于為惡君子進於善而小人服小人不狃於為惡而君子安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家而國所用平康也而季世君子不然其愛同己太深而疾小人已甚愛同己太深則以一人而信其非類以甚得于彼意其必不失於此言出而不矯其非事舉而隨不要其弊幸其中而不倚止而非激也則可否則激而偏嘗試而誤而君子之道始屈疾小人已甚則屏之去恐不速麗之法恐不重挾摘其隱微不俟其著掇拾其既往不問其新幸其惡之穩辭之屈也則可否則有疑而甚之者矣疑之則是否莫辨甚之則曲直有歸而君子之禍激矣忠宣公其知之方其在江東賦籌思堂詩有曰審慮敵權

衡又曰心虛照自明夫虛則無我平則稱物其後日  
規撫率肇乎此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  
所謂君子公所藉以進者而意向稍愆公皆指其非  
曰章曰蔡曰鄧世所謂小人公所坐以退者而文致  
稍深公皆以為過其持平此心真不愧于權衡而其  
識慮之遠則非淺鮮者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  
言行於熙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於元  
祐必無紹聖之反覆叟亦謂使公之生先於漢唐之  
季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於建中靖國則崇觀  
儉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尚忍言之  
真侯以道事君以義正國蓋庶乎忠宣之為者其升  
堂而思夫豈徒哉其名字不書蓋兒童走卒知而誦  
之老夫以忠宣所以事韓富司馬諸公者事侯他日  
將有人焉僕老矣嘉定丙子臘日記丁丑十月望朝  
散大夫直寶謨閣權江南東路  
計度轉運副使俞建書并立石



戲綵堂在轉運司正堂後嘉定八年真文忠公將母出

使葺而名之馬公光祖王公埜皆公門下士寶祐初適

同持節於此新其堂而大其扁且刻石識之

嘉定八年春西山先

生真文忠公錄右螭持江東漕節時公方盛年將母

出使退食之暇日以娛親為樂即官廨之後堂葺而

扁之曰戲綵今四十年矣公忠于君孝于親仁于民

盛名鉅德四海仰之不特江東父老也然公之德政

實自江東始故思公者久而不忘既繪公像與忠宣

范公并祠矣登斯堂者又慨想其承顏養志之孝而

興起焉埜事先生甚久而馬公光祖受先生之學亦

深皆門下士也適以臺閫同寅于此馬公命埜作戲

綵堂三大字而更扁之於以見尊慕先賢之心而傳

示來世之意且述其梗槩刻諸壁寶祐二年孟秋朔

門人王  
楚謹識

使華堂在總領所圃內紹定三年戴公楠建自為記云

余於景蕭之南敞政足園矣廳事西偏舊有圃焉一  
水縈環若簷之鈎若珮之璜古柳參天夾峙著行余  
欣然樂焉挾書過之亭老而歌地窄而硯灌莽蒙茸  
水失其性無以發余天趣之靈也沿水為堤編木護  
之微壅而通去滓而清而水之性復矣於水之陰闢  
地一區移分鍾堂於上易名使華左植脩竹亭曰碧  
鮮右植寒梅亭曰春信循堂之後復締三亭曰種花  
以牡丹名曰金粟界以丹桂名曰雲錦鄉以桃花名  
此水北之佳趣也使華之南隔水著亭曰芳洲曰映  
波曰柳風柳風而東飛梁通之曰玉水曰靜觀曰蔗  
境映波而西復跨飛梁極水置亭名曰水雲此又水  
南之嘉趣也方其霽影初開天光相磨璧月當空金

波動搖其或風止瀾息一塵不生草木軒窓如鏡中  
觀余遊於斯吟於斯見賓於斯而不能去也客或請  
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余應之曰夫散於兩間者  
五具道體之妙立一性之真者惟水焉耳而四者不  
豫焉今夫水生於天一根固有也含蓄羣象該萬善  
也潤澤百物惻隱仁也不含晝夜純不已也盈科後  
進毋自欺也入纖芥之隙巽也幹鼃極之運健也余  
因之以翫此性之理豈獨恣心目之娛哉且古者卿  
士奉命而出竣事則旋故謂之奉使未有列職於外  
而以使名者也若觀察節度轉運之類唐以來失之  
矣獨今饒師必王人為之故名園曰使華而又扁諸  
堂也然金穀縈之塵埃蒙焉比諸使為冗且劇矣必  
疏瀹此心若水之清講切利病若水之明稱物賦予  
若水之平始足以稱禮樂之選盡諮諏之責不然予  
於水有愧焉耳奚光華云哉子今與予臨是水也不  
獨鑑形於以鑑心不獨觀物以之觀性反指中省久

焉有得則異日遊是園也波光水色無一非性矣客  
說曰異哉吾問水得知性紹定三年端午日記朝請  
郎守太府少卿總理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戴捕撰承議郎監  
建康府樵貨務都茶場何處信書從事郎辟差充總  
領淮南江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李自牧篆額  
堂後為橋跨溪榜曰尋春橋之北為看窓榜曰書舫  
皆馬公光祖所作

仁本堂在總領所東廳馬公光祖建自題其柱云斯堂  
經始於寶祐甲寅仲秋朔旦落成於良月既望扁曰仁  
本取君子治財以仁為本之義

誓清堂在府治東親兵教場內紹熙元年留守章公森建淳祐七年都督趙公葵改建指授堂

有美堂舊在府治今堂基在行宮內

考證梅堯臣宛陵集載金陵有美堂詩

李白愛山如洛陽三孟為

歌白日長廢基臺殿不可識玉燕舊棲王謝堂公來碧瓦起棟宇羅列圖書牙作牀池頭古月城下江照見萬里冰雪光江流不盡月不死寒浪素影東西翔願公樂此殊未央慎勿區區思故鄉

儀賢堂一名聽訟堂今廢

考證吳建中堂在都城宣陽門內路西每歲策孝廉

秀士考學士學業歲暮習元會儀於此梁改曰儀賢

梁武帝謙恭待士大通中有四人來年七十餘鵷

衣躡履行丐經年無人知者帝召入儀賢堂給湯沐

解御衣賜之帝問三教九流及漢舊事了如目前帝

心異之四人與昭明太子如舊交

楊備詩云兩兩鵷衣鶴髮翁講筵談

柄坐生風向緣太子歡相得應與商山四皓同

馬

野亭詩鶴髮龐眉四老人鵷衣躡履一何貧堂中論

事君心喜寺裏譚經衆說新蜀杰仇讎皆古字南黃

園綺定前身胡為朝士無人識惟有昭明極見親

樂賢堂舊在臺城內晉肅宗為太子時所作蘇峻之亂

宮室皆焚惟此堂獨存

舊志

考證宮城西南角外有清游池通城中樂賢堂 晉  
咸和七年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  
屢經寇難而此堂獨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  
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  
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此未聞也於  
是遂寢

武帳堂元嘉中建於武帳岡上故名在城北三十里幕

府山南今廢

考證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宴於武帳堂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盱食不至有飢色上曰汝曹少長豐逸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用物

鄭介公讀書堂在清涼寺

考證鄭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佐唐末隨王氏入閩遂為福清人俠既冠遭妣黃氏憂念家



貧親老弟妹衆多慨然自誓當訪學以成名治平二  
年初舉下第隨父輩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  
間閉戶讀書唯冬至元日歸省時王荆公以中書舍  
人持服寓江寧聲迹相聞公未嘗往見有楊驥者鄱  
陽人來就學於荆公公語之曰鄭監稅一子在清涼  
讀書聞其人好學可與相就驥如其言歲正月忽一  
夕大雪寒甚通直以酒食餉公公讀書至夜艾呼驥  
共飲酒酣登寺之瑞像閣題詩曰濃雪暴寒齋寒齋

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孟再斟  
留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已而楊君雪後為  
荆公誦此詩公歎賞不已屢諷其漏隨書卷盡春逐  
酒瓶開之句曰真好學也是歲公還鄉應舉通直敕  
公以舍人累相問須一往見乃攜所業謁公公益稱  
獎期以高第明年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荆公得榜  
喜甚公時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荆公服除起  
知江寧相見愈厚及公赴浮光荆公入參大政公數

具書諫荆公極言新法之為民害不聽後公監在京

安上門數上書言新法被謫

詳見一拂祠下

韓熙載讀書堂在溧水無想寺中

考證熙載集有贈寺僧詩

無想景幽遠山屏四面開憑師領鶴去待我掛冠來

藥為依時採松宜繞舍栽林泉自多興不是效劉雷元祐間邑尉周沔嘗題詩有螢火不知人已去夜

深猶傍竹  
牕明之句

蠶堂舊在縣北七里者闍寺前沙市中六朝皇后親蠶

之所也

揚虞邵詩摘繭抽絲女在機茅簷葦箔舊堂扉年年桑柘如雲綠翻織誰家錦地衣馬野亭

詩桑林倒影媚晴川中有蠶堂半燠寒翟茀先期移  
過此鞠衣拂曉定來看未眠曲簿心方急已洗綠盆  
事始寬瞻彼北宮猶若  
此田家婦子可偷安

四老堂在轉運司韓元吉為記

乾道二年秋予自公府  
掾得請補外上不忍其

窮而猶以為可用也俾漕於江東予平生喜交游其  
在中朝所與游多天下知名士遇退食之隙及日之  
休暇則亦持酒賦詩細繹文史講論古今以為樂既  
驟膺使者之寄矣賓客之至者動以禮法相拘繫猝  
猝不得款雖強之亦往往不肯盡其語輒去而漕之  
治頗有軒亭之敞花竹之茂職事稍閒可以周游閑  
放而無前日交遊之盛與共此者予方以為恨也歲  
十二月予兄子雲自京口罷官始得奉太夫人以就  
養弟兄晤語頗已自適而友人龐祐父乃自吳中來  
過得之益歡明年春鄱陽章冠之復從儀真來館于

一室四人者晝夜語不休間以吟諷論難而談辯鋒起笑呼之聲聞於外向來索居之嘆若醉而醒病而愈也蓋留連累月其為歡且甚矣於是盡取所謂軒亭之名相與易之不易更書之而二友之所舍因名之曰四老堂吾四人者實以自況也夫古之君子少而學壯而倦老而傳皆禮之常也年未七十不可謂之老又老者非人子所宜稱今吾兄弟之有親也而與祐父年僅五十冠之復少於予十餘歲皆不得謂之老而遽以老自名者蓋皆生於羈旅而長於貧賤容貌蕭然以衰鬢髮蒼然以華雖未老而老態已具故辭其名而不可得耳又四人者志尚之倅而臭味之相似不特相從於此蓋將相期老於山林之下此堂之所以識也然祐父牽於文章仕而未達冠之以詩自鳴不肯用以求仕而予與子雲乃僥倖為郎以蒙上之任使子雲既投劾以歸予之庸且懦每懼其不獲免也使吾四人者幸而至於老既老而果得自

逸於山林回視今日所以名吾堂而為之先者豈不信而無所愧哉則斯堂雖陋或以吾黨之故而傳後之來者固賢於予亦足以知老之可慕而人生會合之可樂也夫二月己卯潁川韓元吉記

尚友堂在青溪先賢祠後馬公先祖建

飛泳堂在江東運管廳紹定四年建陸德輿書扁嘉定九年重建楊蓬為記

來燕堂在烏衣園王公埜書扁

存心堂在上元縣解西偏景定三年知縣事臨邛楊應善建取程純公語為扁帥垣姚公希得為記漕使陸

公景思書丹朔齋劉公震孫鐵菴楊公應己斛峰李公

伯玉皆為銘之

記云令古子男國宅生百里位雖未公卿心苟存焉譬之水流斯為川惡知其

不澤物耶上元為建業赤縣近市不囂治所西偏舊有堂扁曰存愛蓋取純公程子存心愛物之語歲久屋老凜焉將壓景定三年臨印楊君應善泣事未暮月櫛紛滌垢撤故以新易名存心其義一也廣庭闢其前方沼疏其後生香樂意可玩可適齋心燕興與神明對景前修之法言儼函丈其如立昔純公主是簿且攝是邑均田塞隄脯龍折竿載諸傳記皆仁者之為異時嘗於令宰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其言愛物濟人謂一命之士皆當以此存心溥哉仁言乎楊君希賢志可尚已堂成屬記於予予曰虛靈之府萬善皆具寂然不動之時與天地萬物為一苟能擴而充之其仁不可勝用仁人心也心主是則仁不主是

則欲去仁存欲富貴所充詘也嗜好所嗜吸也夜氣  
不憊亡者幾何聖賢論存與不存惟于多欲寡欲上  
秤定分數蓋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油然而生者皆  
仁矣今夫百里之官夫豈念不及民而常苦于簿書  
期會之不給由是狀邑曰灘畏邑曰債敝精神竭智  
力濟斯斯已矣償斯斯已矣終更而去之無慮皆褒  
城驛廩或告之曰民胞物與也徒有慮然而已嗚呼  
聖門仕學每於令宰手觀千室之邑民社之寄蒲之  
三善武城之學愛隨試輒效壹是心法縣雖劇顧所  
存之何若純公聖賢者流豈欺我哉後之登斯堂者  
所貴乎體公名言充我實踐其母曰力不足也通議  
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  
使行宮留守兼權淮西總領姚希得撰朝議大夫集  
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陸景思書丹并  
題蓋通直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  
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楊應善立石 銘



云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明道先生程純公語也先生嘗以上元簿正攝令後人因摘存愛二字以名堂歲久頽圯臨叩揚君應善來為邑始撤而新之小易其名為存心屬劉震孫書之且述先生之旨以為銘銘曰孰為人心心兮即仁其端則愛其德曰生聖人以此守位君子以此長人士自一命皆可及民惟今之職於民尤親苟存心于愛物知分殊而理均疾痛癢癢舉切吾身賦歛必薄徭役必輕刑罰必省出枉必伸蠹賊必去困窮必矜皆此念之流布貫四時而常春一息間斷私欲外乘已與物隔如越視秦野有餓殍里有呻吟覩之不見聽之不聞作於其政毒流害深剥牀至膚戕葉至根虎豹不為猛螳虺不足驚彼同胞且弗卹而況於洿池之罔罟山林之斧斤此仁與不仁之異而存與不存之分今登斯堂其繹嘉名純公在前毋貳爾心又銘云泰禧間論者謂令宰受地百里古公侯之國今

受辱於郡若部不得與判司小吏比凡郡若部之府  
史胥徒皆得辱縣令宰士大夫百方巧計爭避於令  
宰國家百方立法迫必為令宰有不為令宰或為之  
而逋其歲月大吏得反劾之必使為令宰乃已蓋數  
十年前已如此今眠之殆無以異而加難焉吾弟應  
善志元以大帥尚書姚公之辟出宰上元公聰明惠  
愛視郡邑如家待僚屬如子弟凡令宰所難不以為  
病縣治舊有堂曰存愛實用程純公語歲久頽圯撤  
而新之更扁存心公為之記予語志元是心所以能  
存不存者抑有繇也為之銘曰方寸之運虛明公溥  
六合可彌操之而存舉斯加彼善推所為古之從仕  
志於行已位無崇卑吾心所及吾力未逮惟勿忘之  
有惻於中爾病予恫禹稷溺飢須臾不存癢痛莫關  
杞魯瘠肥彼夸毗子夷言蹻行謂心可欺而狼疾人  
自謂勿能則亦勿思河南夫子樂顏之樂自任則伊  
與物為春視民如傷內恕所推仁義之言式穀多士

為百世師季也學製肇新斯堂景行前規嗟惟宰邑  
展布之難莫甚今時星符羽檄繭絲保障心勞力疲  
簿書眯目敲榜犯慮所存幾希不遇其長弗獲乎上  
民不可治堂堂橘翁威風大體忠信惠慈季也何幸  
祇若教條二人我私翁非爾私絜矩之學百辟表儀  
季吾語汝勿替此心朝斯夕斯燕興一堂無愧此顏  
是答已知又銘云邑令楊應善摘純公語名斯堂  
番人李伯玉為之銘體天地塞其名曰人性天地帥  
其心曰仁心體本仁其端惻隱能擴而充可放而準  
庶人失之禽獸幾希安得君子終食無違格言大訓  
繫孟程子先後發明異辭同旨君子以仁是舉其全  
命士愛濟則有後先民胞物與理一分異由仁而愛  
匪愛曷濟思昔先生攝令上元見之政事先行其言  
畫法均稅財粟給卒視民如傷推以及物揚君作宰  
慨想儀刑有揭其扁式新斯亭是心  
苟存舉斯加彼有踰斯言其顙有泚

德星館在西門外七里倪總領屋建

通江館在賞心亭東即月亭舊基後為回易庫馬公光

祖改立通江館以待四方之賓客

馬公光祖自書壁記云懋遷有無商賈事

也官自為之則其害著矣蓋商賈之術逶迤萬狀身  
履目擊旁通曲遂左右望而罔焉始得倍稱之息今  
掌之以吏制之以縣官之令其情逆其分格勢已難  
矣就使綜理得人出納以道而利未一二害且百千  
矧耳目之弗周而弊端之紛錯乎金陵中興駐蹕之  
地為古東西都其井邑當殷阜人民當富殖物貨當  
輻輳今皆不然市無藏賈民以窶告蓋其俗多游惰  
習末作恥苦心力業務本一值連雨闌闌蕭條往往  
菜色狼顧長民者率多大吏養威望不屑細微有隱  
弗達民已病矣旦視暮撫猶懼弗旣顧乃聚訟僧競

刀錐通衢焉以為之壟斷取之于素貧爭之于無贏  
刮龜之毛剖鷺之股是民已病而又益之疾也予所  
至惡言利開慶已未春自荆間被旨復還舊鎮下車  
見吏民有為言回易庫之害者無智愚貴賤獻額不  
忍道始而行之不過貿易以逐什一之利裨經費所  
不及未為甚害然日引月長不特守長未嘗預聞僚  
佐亦未嘗經目其與百姓商賈相爾汝量較者皆獐  
卒悍胥猶出押之虎咒當道之蝮蛇也既欲自肥而  
家又欲藉是迎合徽寇恨不掩其目搯其吭而豪奪  
之有司方幸其術之售餘不暇問於是商賈方望望  
而去之逮歲久物蠹官視元祐大半責羨又畫策盡  
邈之列肆復于其中高下其手而官又不暇問市井  
販夫無不束手失業此金陵之民不能自聲之痛也  
郡本無土物僅產紅花自庫之興而種藝者反受害  
焉予兩守是邦愧無以及人知其害為甚深決意罷  
之以其廬為通江館不獨欲舍過客蓋又欲泯其跡

云

橫江館在水西門內賞心亭側馬公光祖鼎創以待四

方之賓客

名取山谷詩出門一笑大江橫之句

高齋舊在江寧府治今在行宮內康定中葉公清臣建

胡公宿作記

南中江山類多記賞之美金陵故都緒餘六代華人夏士盛棲此土雖一坵一壑之

細皆經高賢名輩嘗所留連茅許世外之風王謝江表之德山林皋壤號為名勝于城東北趨鍾山為近南唐李氏嘗因城作臺臺上望月人相呼為月臺下臨濬濠正面覆舟南對長干西望治城榛烟漁火泉華谷氣川禽山鳥翔嬉其間林木嘓唵之聲雲霞起滅之狀須臾眺聽萬態遞出此名勝之內特又名勝

者也臺傾地荒介在人外一境之秀未有盼者康定辛巳之夏龍閣南陽公自三司拜符安輯江介政尚凝簡日多休暇寄意琴酒之適留好風泉之賞他日因行後圃遂登故城適廢臺留壤址躊躇四眎愛歎形勝指言佳麗之觀此最妙處日裒材瓦之羨調兵幹之使塞蕪穢養華薄開逕自下立齋其上環植百柱通敞四軒高侔譙樓廣容宴豆檐宇飛竦勢將干雲旁矚郊垌俯見廬井句曲之地肺華陽之洞壑三峯參差彷彿在目雖進深之士怵迫之人暫遊其藩一踐茲境其心翛然猶以謂己登崑崙涉閬風澹乎忘歸有脫離昏俗之意又况真粹之流平日隱几反照正性保御太和之境相得其樂如何哉公既用鐘鼓落其成復須金石記其始比辱來教見命紀事曰我作是齋姑欲榜之佳名而絕境難摹了不可得今採謝宣城宴坐之意直題曰高齋夫齋戒潔之稱休舍之所君子根本於道德極摯於性命利用於安身

有餘于治人不役志以營已常虛心以待物其有為也精義致用以經世務之韞及其無事也恬智相養以濟天地之和故道用不勤而氣守自若庖丁之奏刀老扁之斲輪顏生之坐忘伊公之強德神機之王繇此物也公抱道混成栖神高映初總機劇未嘗榮華比辭禁輿亦亡欣戚方舍山水之所以穆仁智之性高情遠尚焉可跂耶人之登是齋者當領會公意不止邀樂壺觴取悅林岫而已足使軋者忘其名夸者辭其權長留清風以遺永年慶厯二年四月十九日記王荆公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寒雲沈屯白日埋河漢蕩圻天如篴衡門兼旬限泥潦卧聽窾木鳴相換蕭晨忽掃纖翳盡北嶺初出青崔嵬微之新詩動我目爛若火齊金盤堆想攜諸彦眺平野高論歷詆秦以來舳舻淋浪殆快意忽憶歸去胡為哉念君少壯輟游衍發揮春秋名玉杯書成不得斷國論但此空語傳八垓登臨興罷因感觸更欲遠引追宗



雷君知富貴亦何有諂譽未足償譏排風豪兩橫費  
調燮坐使髮背為黃台留賓往往夜參半雖有樽俎  
無由開江南佳麗非一日况乃故國名池臺能招過  
客飲文字山水又足供歡吟剩留官屋貯酒母取醉  
不竭當如淮干戈六代戰血埋雙闕尚指山崔嵬  
當時君臣但兒戲把酒空勸長星盃臨春美女閉黃  
壤玉枝白藥繁如堆後庭新聲數樵牧興廢倏忽何  
其哀咸陽龍移九州圻遺種變化呼風雷蕭條中原  
碣無水崛強又欲憑江淮廣陵衣冠掃地去穿渠隴  
畝為池臺吳儂傾家助經始尺土不借秦人篋珠犀  
磊落萬艘入金壁照耀千門開建隆天飛跨兩海南  
發文廣東溫台中間葉葉地無幾欲久割據誠難哉  
靈旗指麾盡貌虎談笑力可南山排樓船蔽川莫敢  
動扶伏但有謀臣來百年滄洲自潮汐事往不與波  
爭迴黃雲荒城失苑路百草廢時空壇垓使君新篇  
韵險絕登眺感悼隨嘲吟嗟予愁慙氣已竭對壘每

欲相劇換揮毫更想能  
一戰數窘乃見詩人才

學齋在今府治玉麟堂側

詳見府治

昭文齋在鍾山定林庵王安石嘗讀書於此米芾榜曰

昭文李伯時畫安石像於壁

王荆公詩我自山中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

不見虧成又定林齋後鳴禽散祇有提壺遠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引陶潛

式敬齋在左司理廳邢庚立傳公行簡銘

邢君典獄金陵扁其齋曰

式敬求銘於予予觀古人論刑獄之道曰明刑曰祥刑曰哀矜庶獄曰庶獄庶慎雖不止於一端而所以本之者敬也蓋敬則心體常存動合于理推是心以典獄豈惟匹休蘇公殆將邁德皋陶矣因叙用式敬

爾由獄韻作之銘曰敬以直內刑屬五極我思古人  
蘇公是式大祭大賓心罔不敬何敬非刑威中有慶  
惟敬惟一純一不已斯須或忘薄乎云爾片言折獄  
其惟仲由由何敢望匪敬奚求明慎哀矜敬無不足  
臯陶垂休亦惟典獄開禧改元仲夏旦日四明傳行  
簡欽父銘金華邢庚應辰立河陽李大節德操書

紬書齋在府治東北鍾山樓下紹興初葉公夢得嘗於  
府治建書閣榜曰紬書後燬於火閣不復建景定二年  
馬公光祖命周應合修纂建康圖志乃置書局於鍾山  
樓下聚書數萬卷以備討證故取葉公書閣之舊名以  
名此齋公自書扁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重建江寧館本府舊有是館歲久弗葺將就頽圯景定五年二月七日興工至四月初七日畢重建廳堂廊宇門樓小大成具總費錢一十三萬六千餘緡米三百一十二石有奇

大使馬公先祖任內創建堦清館即客亭舊址在龍灣江滸凡舟之泝岷江達淮海上去來者經焉北對滁山中原可拱挹也故宇卑陋名存實亡咸淳丁卯三月始盡撤其舊創屋五十二間治事有廳燕息有堂幕屬

有舍庖湍有次高明軒敞快人心目大夫士之館於斯者寧不動中流擊楫之思更名誓清蓋取此意糜錢二萬二千有奇

大使馬公光祖任內創儀賓館前志舊名也今廢咸淳丁卯因沒入之屋改為之門廡皆新創堂與庖湍尚仍舊以為車馬小駐之地

大使馬公光祖任內創需館咸淳二年即沒入之屋為之在小木頭街

吳別館在句容縣

考證述異記云吳王夫差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  
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爲水  
嬉又有別館在句容楸梧成林古樂府云梧宮秋吳  
王愁是也

吳客館在城南十三里

考證丹陽記曰吳時客館在蔡洲上以舍遠使晉陶  
侃嘗屯兵於此

宋儒學館在今覆舟山北鍾山鄉去城五里

考證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宋招隱館今草堂隆報寺是其舊址

考證宋雷次宗傳召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謂之招隱館

宋四方館今不詳其所

考證宋初置南北客館主四方賓客後為四方館

宋商飈館在蔣廟西南即九日臺是

考證齊武帝永明五年四月立商飈館於孫陵岡世  
呼為九日臺 沈約郊居賦云望商飈而永歎

詳見九日

臺  
下

齊梁士林館

考證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館

西邸

在雞籠山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梁集雅館天監六年置今不詳其所



陳別館亦名婚第

考證陳書云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婚之所  
名為婚第

涼館在舊江寧府治元符中呂公升卿建今在行宮內  
修涼館記金陵開府因李氏故都舍館之雄為江左  
第一而東園閱武亭規制宏偉尤金陵之最歷載既  
久蕪穢不治將就傾敗直祕閣呂公自河東漕移鎮  
於此公初下車以民事為不可緩先設教約十餘條  
以令於民民大化服至不敢犯曾不決旬境內無事  
姑與賓客僚佐宴游園中顧瞻斯亭惜其將墮乃命  
營葺目其故材授以新矩未幾而功就大厦既成規  
摹增壯弗華弗質厥度惟中面闢廣庭架松為廡背

開虛室以來清風回環疏明無有蔽障雖三伏盛隆而暑氣不到至者豁然煩襟頓釋故公更以涼館名之昭其寔也嗚呼茲亭之廢久矣上漏下濕柱折棟撓烏鼠棲伏風雨不除遊者畏厭蹢躅而去今革故之陋輪奐一新宜侈其名以矜于後而公意獨不然貴寔不貴華取其便事者以名之而已觀公為政斥去邊幅崇尚誠信事悉躬決而庭無留訟老姦猾吏拱手禁默不能為姦盜賊踰境驚頑革面市無忿爭內外嘉靖故報政之速易如反掌茲非貴寔之効歟初公以問學政事被遇神考歷位華顯元祐之際解組自高一旦起間左奉使諸路豐功美利及物多矣其間民之被澤尤深者如二浙之越京東之鄆河朔之瀛公以使者皆擾其府事施設先後如出一律民吏馴畏相戒不撓法皆席未及煖而囹圄虛休譽洋溢流布四方今金陵之政復卓越顯著如此且將去而大用于朝矣則斯館之存殆為甘棠之遺思耶元

符二年閏月旦  
武林元時敏記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